

水滿印象

韋錦新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海南為中國南海中之一大海島，跨瓊州海峽與雷州半島相隔，是連接南洋與中國大陸、中國東南與北部灣沿岸各港口之間的航線中樞。海南全島形狀扁圓，地勢東西狹而南北長。北部平原廣袤，中部以五指山為高嶺，森林覆蓋，支脈四佈，有南渡江、昌化江和萬泉河等主要河流於北、西、東三向奔流入海。海南島港口眾多，並有漁鹽之利，又因地緣熱帶，亦是熱帶原料作物的主要產區。2002年12月中旬，來自北京、廣州、香港、英國和日本的專家學者一行共20人在海南島進行了為期5天的考察，筆者亦有幸隨同前往。

來到海南島的第二天，在完成對北部幾個城鎮及港口的考察之後，我們從位於西北部洋浦港的白馬井經白沙黎族自治縣進入中南部的五指山地區，在當地停留了兩天。從海港到內陸，由平原往山區，這一段行程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聚居於五指山週圍地區的黎族村落。筆者一路走馬觀花，得到點滴模糊的印象，其中在水滿峒一段尤為深刻，茲為此記。

18日一早，瓊山大學的林日舉與五指山市文化部門的官員帶我們啟程前往五指山市附近沖山鎮的什賀村。沿路見到幾個黎族民俗文化村，似乎已經荒置。據林老師介紹說，其中的一個，原來是上海的一個商人投資興建的，但是黎寨還沒完工，就放棄經營了。這些專為旅遊業興建的文化村，基本上都以虧損告終。

過了這個荒置的民俗村，有一個軍營。軍營不遠的對面有一條小路往公路邊上的山裏走，什賀村就在一公里外的一個山坳裏。以進山的路為界將村子分成兩部分，路的上方是一些新起的磚房和土屋，路的下方是幾座茅屋，還保留了一些黎族原住民生活的風貌。

我們到舊村茅屋裏去看，只見各類農具都靠著屋腳擺放，茅屋之間，是養豬圍成的小樊籬。

每個屋子裏，都有一個長柱形的不鏽鋼圓筒，上面呈圓錐狀，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大家都很懷疑這些是米倉，只不過放在房間裏而已。男人們都不在，我們只找到兩位老婆婆和一位在屋裏抱著孩子的婦女。後者似乎很怕羞，並不出來，我們也沒有去打擾，一眾人分開兩組和兩位老人聊天。雖然有人代為翻譯，但我離得遠了，聽得並不真切。據五指山市的領導介紹，這幾座茅屋也即將被拆除，村民都會搬到上面的新房裏去。

在什賀村大約呆了一個小時，我們便前往五指山鄉。五指山鄉在五指山主峰下，我們一路上山，沿途美景不盡，身下一條大溪，落差極大，直通半山。到達五指山鄉的水滿寨，已經是十點多了。水滿寨在五指山西南側，從這裏看五指山，頂峰仍被白雲環繞，也不知道五指到底如何神似。水滿寨也不是我們此段考察的終點，我們真正要去看的是再往上走的水滿峒。

水滿峒是海南島海拔最高的村落，據說當年馮子材撫黎開路，就曾經過水滿峒，那裡也是從西側上五指山的主道。從白沙縣過鸚哥嶺山路開始，馮子材撫黎開路這段歷史便一直跟隨著我們進入五指山區，卻不知道在將近五指山主峰時，又會聽到甚麼故事？與北部和白沙一帶受農場化影響有很大不同，我們在進入五指山區後，看到更多的是旅遊開發所帶來的影響。五指山市區有許多賓館和療養所，在五指山腰的水滿峒，我的感覺卻似乎是來到了另一個旅遊文化村。進村之前要過一條小河，一座新石板橋橫跨水上，橋前立了一竹紮門坊，上書「水滿峒」三字，門下有一個戴紅袖章的管理人員，原來要收費才能放行。門坊旁邊，開了一家雜貨店，看情形是專為遊客而設。店左側有一座兩層高的竹樓，名曰「黎樂樓」，但是空置的。

在橋上看五指山，雖然比在水滿寨時又更近一層，但仍苦於雲霧繞頂，不能見到它的真實面

目。這條小河，從五指山西南側流下，繞丘而行。河的左側，是鱗狀的梯田，倚山勢開墾。可以望見河的右側小嶺上，是一個村落。

再往前走，是水泥路了。首先躍入眼簾的，是山壁上新繪的彩圖。這些彩圖以少數民族岩畫為本臨摹，後來才確認這也是為招徠遊客而作。車子過了橋往左拐，在岔路口並不進村，而是再往山裏走。走了一段，隨行的市府官員提示大家在左手邊可以看到兩株數百年的老荔枝樹。我從窗口望去，似乎樹下有石，上面刻有幾個字，看不清楚，但是有被拜祭過的痕跡。上了山嶺是一段往山谷走的路，路口有新立的假山石，刻了「五指山」字樣，然而再去不遠，水泥路就到了盡頭。下了車才發現，有一條路直通山嶺，水泥是新鋪的，暫時只到這一段。這條路以往就是進山伐木之道，我心裡卻有了一個疑問：海南的地理，沿海一帶與內陸山嶺大不相同，五指山地區都是山嶺，在大路開通以前內外隔絕的情況下，山中縱有產出，也不能作大規模的貿易。木材似乎是山中出產的大宗之一，那麼在馮子材開路以前，這些木材又是以甚麼方式運出五指山呢，又運到甚麼地方去賣呢？從明代開始，海瑞等人就多次提議要在五指山開闢十字路，馮子材開路，固然是歷代治黎剿撫的需要，對黎境的開發與生產不知道又起了多大的影響？

我們在路下邊的濕地裏站了一會兒，就有螞蝗紛紛跳上鞋面，大家連忙撤退，上車往回走。回到進來的路口，我們進到剛纔看到的村子裏去。這個村叫作水滿上村，依嶺而建。嶺下是三間商店，嶺上的村屋很新，都用磚瓦砌成，屋壁也有新繪的彩畫。既然有上村，應該就有下村。去下村卻是來時過橋的另一側，那條路是泥路。我感覺上村似乎是這個景區開發的重點，在上村我們並沒有見到很多以往的印記，離開的時候只見村裏的壯年男女都聚集在岔路口的斜坡上修整坡壁。

到了水滿下村，房屋較上村略舊，面對村口的一座屋子，似乎也是村裏的公告欄。人們就在屋壁上寫字，上面除了小孩的塗鴉，也有村民投票的結果。轉進村子裏，我們首先對一個豬圈裏

的豬感興趣起來，它們的耳朵上都掛有小金屬牌。身旁的村民說這些豬是從鄰縣運來的，是送的。我問一個村民為甚麼會送給他們，他並沒有回答。

在下村，我們聽到了一個馮子材撫黎的故事。這個村子都姓王，唯有一戶姓馮。據說是馮子材的軍隊裡的一個兵士，不願再往前走，留下來娶了當地的一個黎族姑娘，就在這裏安家落戶。我們在海南北部時，也看到有許多關於漢黎開化與鬥爭的故事，但是漢人的勢力主要是在海岸一帶。在州縣裏與漢人雜處的黎人稱為熟黎，在山區與外世隔絕的稱作生黎。馮子材在五指山撫黎，深入到了生黎居住的中心地帶，除了剿撫黎人，似乎又把一些漢人帶入了黎區內部以至於住留其中。這些留在黎區生活的漢人，固然就要面對文化與生活的差異，他們對黎區的文化不知道起到了甚麼樣的影響？

從下村出來，有人說起黎族崇尚自然崇拜，在村裏好象沒有看到廟，北京師範大學的趙世瑜卻告訴我們說他在上村的後面發現有一個大香爐，村民會在那裏拜祭。一眾人便又趕回上村，才發現村後有一條石板路，還有木牌，寫著「開山神道」和「大香爐」。大家拾級而上，才發現原來是一個用水泥新塑的石壇，上面擺著一個大香爐，供敬香之用，方向對著五指山主峰。石壇的邊腳上，倒也有焚香祭拜的痕跡，可能是在原來村民拜祭神山的位置上重新又起了一座石壇，作為景點之一。從石壇看下去，就是小河的上段。這邊的梯田更多，是山坳裡一塊大平地。河與梯田之間，有近十步寬的距離，一條長長的木頭小徑沿河而上。這條小徑也是新鋪設的，只鋪了一段。

與在什賀村的快要拆遷不同的是，水滿峒似乎正處在一個文化重塑的過程。從居民身上看來，無論從著裝還是習俗，都已經基本漢化了。這個重塑的過程是旅遊業所帶來的，剛剛從基礎設施開始，還沒有完成。

上車之前，我又轉過頭去想看清楚五指山，雲霧還是沒有散開，始終不知道五指到底像還是不像。

附錄

我們這次在五指山的考察，由於行程匆忙，並沒有太多與當地黎族居民交談和生活的體驗，是一個不小的遺憾。我的文字更像遊記，附上一段民國時期對五指山黎區的實地調查情形，供大家思考。

民國十七年(1928)，黃強¹著有《五指山問黎記》一冊，係其於五指山地區考察黎族聚落時所記，目的在於尋求開發黎區與治黎之道。他所走的路線，是從海口出發，經府城、龍塘、屯昌、南閩、坡水、嶺門、荔枝塘新市、營根、加釵峒、紅毛下峒、吡陽、水滿、毛尚、呀南、南勝、保亭營、石塘棧、撫黎村，最後出陵水，同

行者有「位神父」及國民黨軍士一連。書後又附有明代海瑞的《平黎疏》和錢業的《憫黎詠》兩文。現將原序及黃強等人過水滿峒²情形附於文後：

附註：

¹黃強為何人，筆者不及考證，從文中看來，似乎是帶隊前往黎區巡視的政府官員。這本小書，係筆者在廣州孫中山文獻館偶然發現。

²這裡說的水滿峒，可能並不僅僅包括我在正文中提及的水滿上、下村。

《五指山問黎記序》

五指山位瓊島之中央，延袤數百里，出海六千餘尺，磴道崎嶇，長林翳鬱。黎、苗、？、伎，環山之麓而居，不與漢人雜處。既殊其方言，異其習尚，則情感斯背。往往因薄物細故，椎牛擊鼓，持眾鬥鬪，死傷壘壘焉。漢人鄙薄視之若魚鱉走獸，擯之編氓之外，其戶籍糧稅，皆不入於有司。在昔官斯土者，多陳議其事，攷之志乘，要無過剿撫二途。今夏陳公真如，獨倡築路之議，謂彼我習見，意則相融，剿與撫實無所用，聞者怪焉。蓋數百年來，剿撫互行，而黎漢之情且相越愈遠。人方疑行之者猶未能盡其術，外此寧有他途，尋常之見，錮蔽舊說，大率如此。余承陳公之命，經畫路線，南過嶺門，趨水滿，登絕頂，入深邃，而出保亭。時方九秋，天高氣爽，歷訪黎族諸峒，所至殺牛雞相候，備盡東道款曲。貽以剪刀明鏡菸絲針線之屬，則大喜捧腹，歡不自勝。相與遊息於洪泉大木之間，神志空寥，令人忘機絕俗。其風俗甚長厚，重信義，勤操作。諸峒長丁壯，大抵嫻瓊音。余留連山中者十餘日，朝夕與諸黎遊，意甚恬適，不欲亟歸。因思舊籍所載，時俗所傳，詆為獷悍荒怪，不可以教法繩治者，良屬虛誣，而益服陳公之論之有當乎事實。山谷之民，囿於鄙陋，無文字傳述，未由自致遠大。然秉質溫良，有君子之德。但能條達輻湊，闢治道路，使黎漢錯迕，頻頻相接，耳目已熟。久而自遷。治黎之道，果不在於剿撫間也。茲將途程所紀，稍加整理，以貽相知。非敢自託於著作之林，聊供茶餘酒後談資云爾。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黃強自序

黃文所記過水滿峒情形 (節錄自該書頁 42-55)

十九日，破曉，即聞王總管擊鼓催夫，然士兵食未竟，不即行。余以本日路程遙遠，決先發。宋副營長虞有他，勸勿輕進。予告之曰，吾人日來經行地所，無非高山險阻，深林叢薄，然所至老幼歡迎，豚酒款待，此種境界，雖單騎孤行，決無妨礙。遂行。已出村後，沿途山隴，繞以籬笆，上掛竹殼樹葉，中間遍豎草偶，以驚鳥獸。五里，過一峽，水流湍決，後枕五指，景殊佳美。十五里，登一山，勢陡峻，使人氣喘。及巔，見雙流，北流即吾人屢涉之水，通嘉積；西流則通感恩。計地陽至此，為由東而西南，逾此則正趨南方。蓋由那灣至五指山朝北行，至地陽乃漸趨西北，由此再轉南進，即為五指之西面。二十里，即為地陽與五指山中點。望之戟豎三指，狀若筆架。土人名巨指為馬頭，食將二指為馬鞍。又五里，登分界嶺，則無名指小指併露，惟不酷肖。土人云，五指正朝十萬峒，此其側面形也。昔馮子材關黎境十字路，自十萬峒入，沿途刻石留題，惜未一覽。四時，抵水滿峒(離地陽四十里)。居民執旂歡迎者甚眾。陳團總寶鈞導至公館村駐紮。村昔為馮子材行轅，故名。五時，斜暉在谷，虹影橫山。土人云，如是奇景，不可多見。亟出攝影機映畫機分別攝取。下榻樂會人商店。店頗廣闊，坵牆草屋。主人云，此店以二十八金造於四年前。主人衰老，髮稀齒落，久商峒中。入夜，就余述黎人俗尚。未移時，輒請去，以來夜續談為約。予怪之，一伴密語曰，此老去無他意，以染芙蓉癩，癩發不可耐耳。十時許，涼飆入戶，雜以細雨，寒暑表降至十四度。店伴云，峒人晝不揮扇，夜須擁被，雖炎夏無改。查水滿峒高出海面二千七百五十尺，尚在五指之麓，其氣候既如此，若造其巔，寒更可知。光宣間，嘗有德人於分界嶺造茅屋，結伴而往避夏暑者十餘人，又有美人十餘，利用天然岩壑，設床榻其中，幽棲月餘，夏盡始去。此外，日本人來採集動植物標本者，尤所常有。喪亂後，路途梗塞，此項旅行之跡遂絕云。

二十日，早起，寒暑表降至十三度半，寒徹骨。士兵多烘火取暖。地近熱帶，九月圍爐，亦異聞也。七時許，望五指高處，旭光冉冉，峰巒煙霧，層層隱沒，頗似美人曉妝，捲簾梳洗。雅愛其景，攝入鏡頭。飯後，天氣晴朗，請居停主人商允鄰居婦女數人，為之撮照。既畢，贈以鍼線剪刀，咸狂喜。相傳黎婦猙獰可怖，洵屬厚誣；黎女體質強健，好修飾，但不施脂粉。於十二、三歲時，以樹刺刺面上作三角形，紋凡五，涅以靛。另以珠算子作串，繞頸數匝。或以白銅片打成箍形，掛頸上。聞白銅箍大小三個為一套，恆以牛一頭易自水客焉。午與位神甫鄧技師馮偵緝員至河畔，拾取小石，為研究地質之助，並測量五指山高度。位神甫用單簡儀器，余用三角比例法。結果彼為一千二百米達，余為一千一百二十七米達。若加以吾人所立足地，原有九百米達，則最高峰當為二千米達，合華尺六千三百尺。測畢，漫行山中，崖壁相望，叢薄蔽翳，小徑敗葉尺積，螞蝗成陣。其木荔枝母生苦梓石栗等，俱大可數圍。若運海口，株可百元，阨於交通，良材老廢，不就枯槁，即遭焚化，惜哉。山麓多水田，田中沙鷗成隊，發射數翼，以充午餐。又多蛇，大小不一。黎人捕蛇以竹弓。弓藏田塍，蛇觸之無倖脫。黎人有此利器，獲蛇不少，故蛇皮為出品大宗，歲值十餘萬元。運銷歐美各國，製革履及用具。近又以之製汽車椅墊，精美絕倫，遠勝漆布。將來闢場養畜，增殖產額，亦黎人生計一端也。歸途遇兵士數人，與土人議牛價。土人索二十二元，某水客不直之，謂牛不過三百斤，嶺門時價，僅值十五六元。議不成，續來數人，均售牛者，卒與某甲成交，訂價一十二元。牛傷後足，折取半值。未幾牛至，亦在三百斤以外。夜

間放煙火及唱留聲機，鄉人聚觀，深宵始散。寒暑表降至十三度。

廿一日，早出行獵，冀獲鳥肉充食料。窮索僅遇一鳩。歸寓後，鄉人贈麋肉一塊，重數斤，夜來得自山中者。鄉人復約獵野豬黃麋。飯後出發，鄉人荷腳槍，數小犬緊隨之。犬毛短嘴銳，口烏身黃，種類為外間罕見。既至山中，鄉人縱犬入林，馳走如電，始知犬亦健者。卒逐出二麋，自鄉人方面竄逸。以距離遠，腳槍不能及，麋蹤遂逸。守候逾時，無所遇。予頗快快，乃告鄉人，以對面山石，假作黃麋，擊槍發射，石火迸出，鄉人嘖嘖驚嘆。旋鄉人以某山多野豬，約率犬往。余伏澗邊，囑鄉人守山後。犬逐豬出，鄉人迎擊亦不中。時日已西沈，相將返。位神甫鄧技師孫醫生等亦自外歸，衣服盡濕，渾身泥濘。笑問故，位神甫曰，離此七里有潭，深莫測。途為林樹所遮沒，折腰撥樹，行水泥中，撲翻者屢。結果炸獲魚類數百斤，士兵撈獲數十斤，余任鄉人取去。是夕，老人復來，談黎人婚喪俗尚。黎早婚，薄有財產者，八九歲即娶婦。其締婚手續，先由男家父母，取得女家父母同意，備銀鐲一事，諷吉文定。迎娶之先一日，女家送豬肉半隻及箭一枝至男家。翌日，男家備牛若干頭(富八貧二)、大洋一十二元、錢七百元、布一疋、內衣一件、褲三條、瓦缶一、酒瓶一，陳列室中。請女母或其親人前來點驗。如認為聘物齊備，許可迎親，則男家再派男子二人，漆面為媒，另以工人挑禮物，擔竿縛弓箭及女家箭，迎新娘歸。女家戚串百數十人不等，隨至男家大嚼，並歌唱取樂，但不舞蹈。四日後，新娘歸寧，母家宰牛款待。留牛之半，備新娘攜歸。新娘歸時，眾又尾往，狂嘍轟飲，絕無客氣。俗例如此，窮人亦不能免。又黎人患病，云有鬼祟，請巫驅逐。其法取米篩一具，中放衣、褲、剪刀、尺、鏡、雞蛋一隻、米一碗，巫者持香望空狂呼病者名字，以招其魂。病人幸愈，則酬巫一元，殺雞謝土地。巫亦有兼醫生者，則酬牛一頭，不幸死亡，村人皆撫屍而弔，並燃放腳槍多響。黎人住宅狹小，死者草席裹屍，外網白麻，停放一隅，家人迫處而臥。鄉鄰相與入山，砍伐大木，鑿槽形之棺，四週鑽孔，繫藤不釘。殮後，縛牛木椿，發箭斃牛，烹奠死者。停棺三日，死者已嫁之女及親戚等，均來弔唁。其有牛為祭者，亦斃之如前狀。葬事既畢，置石卵木片為號。富有之家，則赴嶺門陵水聘請勘輿，為覓吉地焉。